

法国穆斯林的尴尬

王宇洁

目前,法国大约有四到五百万穆斯林,约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些人中的近一半拥有法国国籍。在法国这个以天主教徒为主的国家里,穆斯林的人数已经超过了新教教徒和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已经成为法国的第二大宗教。

本世纪以来,大量的外来移民、特别是来自法国前北非殖民地的穆斯林移民涌入法国。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规模很小。大批穆斯林的到来还是 60 年代以来的事情。当时,法国为了保护在 1954 - 1962 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中站在法国一边的阿尔及利亚人,允许他们移居法国,提供庇护。同时,法国为了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补充劳动力的缺口,也为移民打开了大门。10 年以后,几乎所有的法国城镇中都有穆斯林居住。只有很少一部分穆斯林回到自己的祖国。

从 70 年代开始,法国开始限制移民。但是,穆斯林的人数仍然在持续增长,主要是由于高出生率和非法入境,以及法国政府为了使家庭团聚而实行移民特例有关。法国承认穆斯林社团的合法性,并努力使之融入整个社会。但由于种种原因,法国的穆斯林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仍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问题。

谁是他们的代言人

尽管法国政府跟穆斯林团体打交道,除了处理各种事宜以外,也是出于安全的需要。那么,谁最合适充当全法穆斯林的代言人呢?伊斯兰教中没有所谓教阶制度,而且各穆斯林社团又相当分散,要选择出一个政治上的代表还是让法国政府颇费了一番心思。

政府最终选中了巴黎清真寺来代表全国的穆斯林。巴黎清真寺比法国任何一个

穆斯林组织的历史都要长。更重要的是,政府考虑到原教旨主义的威胁和国家安全问题。以巴黎清真寺对伊斯兰教那种宽大的解释,以及它同阿尔及利亚政权长期的联系,它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法国政府认为,大部分穆斯林并不对阿尔及利亚的原教旨主义活动持同情态度。法籍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对法国政府支持阿尔及尔武装政权反映极其冷淡。而非阿

尔及利亚的穆斯林约占全国穆斯林的一半,他们根本不想让阿尔及利亚的政治问题卷入到穆斯林社团的生活中来。

法国政府是努力想助巴黎清真寺一臂之力的。1995年,政府许诺把一项获利丰

厚的食品监督合同给巴黎清真寺。这项合同所带来的好处大约在每年一亿美元左右。

但这一措施却激起了广大穆斯林的抗议,政府只能悲叹,依然没有一个穆斯林权威好同它对话。

头巾之争

从传统上说,穆斯林妇女都应该佩戴头巾。它虽然是一个非常细小的社会习俗,但却代表了穆斯林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头巾作为一种象征,深深地触及到了伊斯兰文化的内核。在法国,因为头巾,就引发了一场争端。

1989年巴黎附近的一座小镇上。3个十多岁的女穆斯林学生被校方以她们佩戴的头巾是宗教标志为由把她们开除了。在许多社会学家看来,法国出生的第一代穆斯林在成长的过程中开始佩戴头巾,这是她们寻求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但在法国历史上,政教之争却是个老问题。它从伏尔泰时代开始,一直到1905年明确地把宗教排除在所有国家机构之外时才多少成为定局。政府同当地学生的协商持续了3年之久,但毫无结果。最终,政府下令禁止佩戴头巾,但穆斯林界的领袖人物们并没有妥协,他们将之诉诸公堂。

在许多普通穆斯林看来,头巾并不只是宗教的象征,它还反映了一种文化特点,它所体现的是与西方不同的美的观念。那些坚决捍卫头巾的人士们说,年轻人可以穿着超短裙和满是破洞的牛仔裤去上课,为什么就不能带着头巾去学校呢?这似乎是在限制穆斯林学生得到一种人人都享有的自由。

而反对一方强调,学校负有调和学生中

各种宗教信仰的差异、灌输法国文明的使命。法国知识界有些人士把头巾和部落主义联系起来,把它视为穆斯林同法国社会融为一体的障碍。还有些人引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纲领,宣称“法国的教育与保留移民文化是不相容的”。而一些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的神职人员组织起来,站在穆斯林一边,批评有些法国人纠缠于穆斯林的服饰问题,是蓄意在开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倒车。

可是,法国的内政部却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在法国的高等学校中,约有穆斯林少女300,000人,据估计其中有15,000人佩戴着头巾。不过,教育部把这个数字压缩到了2,000人,并说她们与原教旨主义并没有多少联系。而穆斯林界的领袖人物则声称任何统计数据都低估了佩戴头巾这一习俗的影响力,因为许多女孩羞于抛头露面,根本就不去上学。

一直到1994年,法国政府终于制定了一项制度,规定学生有权展示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标志,当然如果他或她粗暴无礼、或是为了炫耀卖弄、或是为了诱劝别人改宗时例外。当局的这一措施似乎为解决头巾的问题留有余地。实际上,它把责任推卸给了各个学校,是否禁止佩戴头巾取决于学校有关方面对规定的解释。头巾之争至今没有能让任何一方满意,争端依然存在着。

集市与教育

在关于头巾问题的争论中,穆斯林一方的公开发言人是法国伊斯兰组织联盟(the Union of French Islamic Organization),它在全法有二百多个分支机构,总部设在巴黎郊区。它出版自己的读物,发行录象带和磁带,还开设课程,强调伊斯兰传统和价值。

联盟的重要活动之一是举行一年一度的伊斯兰大集市。集市设在一个废弃的机场,市场里满是蓄着胡子的男人和带着头巾的女人。许多妇女戴着头巾,披着面纱,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穆斯林们在这里互致问候,吃自己的传统食品,欣赏着大喇叭里播放的阿拉伯音乐。摊棚中摆放着各式的商品:祈祷用的小毯、宗教性的招贴画,还有著名诵经家的录音带。另外,还有人在为修建清真寺,或帮助巴勒斯坦、波斯尼亚难民筹集资金。

在众多的摊棚中,有一个是属于欧洲伊斯兰研究协会(the European Institute of Islamic Studies)的。这个名字是直接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的。它的法文名称是“欧洲人文科学协会”,之所以取掉伊斯兰这个词,是为了避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个机构实际是一个伊斯兰神学院。1990年一群与法国伊斯兰组织联盟有关的穆斯林知识分子接受沙特王国的援助,买下了勃艮底附近一个小村子里的一座旧建筑。包括两个古老而美丽的别墅,协会的办公机构、教室、图书馆都位于其中。住读的学生一般不超过百人,还有一些学生则通过函授学习。学习期间,学生的生活和学习都可得到海湾国家的

资助。学生中不光有男性,还有近一半是女性。所有的妇女都戴着头巾。

大多数学生在这里学习四年之后都可获得有关伊斯兰神学的学位。还有些人学习两年,以便以后担任法国各清真寺的伊玛目。协会的领导者认为这是欧洲第一所伊斯兰大学,他们的目标是把它建成欧洲的爱资哈尔大学,培养出法国穆斯林社团需要的领袖人物。

许多到这里来学习的学生几乎不会说一句阿拉伯语,对自己的宗教也所知甚少。因此,课程通常从教授阿拉伯语开始,然后像普通的伊斯兰大学一样,讲授《古兰经》、圣训和教法学。不过它与别的伊斯兰学校不同的是,虽然所有的教师都深受阿拉伯习俗的影响,但他们手里拿的却大多是法国高等学府的学位。学校当局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必须在西方的现实环境下讲授伊斯兰,也就是能够“适应”,而不是“削弱”或“妥协于”西方生活的伊斯兰。不少学生声称自己不会改变法国国籍,并会成为好公民,但他们必须拥有实践自己宗教的自由。

面对与故土文化迥然不同的法国文化,穆斯林必须面临众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也许还需要很长时间。而伊斯兰世界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很可能将持续下去,法国也不例外。某些人预言,文化的冲突将是下个世纪的主题,但法国的事例告诉我们,这种冲突或许并不发生在各种文化实体交汇的前沿,而是在各个国家的边界之内。